

科莫兰·斯特莱克推理系列 03

Robert Galbraith  
CAREER  
OF EVIL

罪恶生涯

[英]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李天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obert Galbraith  
CAREER  
OF EVIL

罪恶生涯

[英] 罗伯特·加尔布雷思 著 李天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6-6175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15 by Sphere  
Copyright © 2015 J.K. Rowling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All characters and events in this publication, other than those clearly in the public domain, are fictitious and any resemblance to re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is purely coincidental.*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the publisher, nor be otherwise circulated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See pages 473 - 477 for full credits.  
Selected Blue Öyster Cult lyrics 1967 - 1994 by kind permission  
of Sony/ATV Music Publishing (UK) Ltd.  
**www.blueoystercult.com**  
‘Don’t Fear the Reaper: The Best of Blue Öyster Cult’  
from Sony Music Entertainment Inc available now  
via iTunes and all usual musical retail outlet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恶生涯/(英)罗伯特·加尔布雷思著;李天奇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科莫兰·斯特莱克推理系列)  
ISBN 978-7-02-011943-1

I. ①罪… II. ①罗… ②李… III. ①推理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283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甘慧 仲召明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90 千字  
开 本 665 毫米×980 毫米 1/16  
印 张 30.2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43-1  
定 价 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This Ain't the Summer of Love

## 这不是爱的夏天

他没能彻底洗掉她的血。一条黑线残留在他左手中指的指甲里，像个括号。他努力把黑线抠出来，虽然他其实挺喜欢看见它——昨日愉悦享受的纪念品。他徒劳无功地擦洗一分钟后，把染血的指甲放进嘴里吮吸。金属的气息让他回忆起鲜血的味道：那股血流喷溅到地砖上，洒到墙面上，浸湿他的牛仔裤，将原本干燥蓬松、叠放整齐的粉色浴巾变得血淋淋、湿漉漉。

今天早上，事物的颜色显得比往常更加明亮，这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不错的地方。他心怀虔诚，精神抖擞，仿佛吸收了她的存在，把她的生命汲取到自己体内。你一旦杀死她们，她们就属于你了：这是一种远远超越性爱的占有方式。知晓他们临死时的模样，就是两个活人永远不可能经历的亲密体验。

没人知道他做了什么，也没人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他想到这些，心里一阵激动。他愉悦而安详地吮吸着中指，靠着四月阳光下温暖的墙面，望着街对面的房子。

那座房子体积不小，外表普通，应该相当宜居。相比之下，昨天的那套公寓要狭小得多：浸满血液后变硬的衣服装在黑色垃圾袋里，等待被焚烧；他的几把刀擦在厨房台面下的U形管后方，用漂白粉洗净的刀刃闪闪发光。

对面的房子门前有片小花园。黑色的栅栏，急需修剪的草坪。两扇白色的前门紧紧靠在一起，表明这座三层小楼已经被改装成上下两套公寓。一个名叫罗宾·埃拉科特的姑娘住在二层。他已经知道她的姓名，但在脑海里，他称她为“小秘书”。他刚见到她的身影在凸窗后一闪而过。鲜艳的发色很好认。

观察小秘书给了他一项额外的娱乐。他有几个小时无所事事，于是就跑来看她。今天是休息的日子，夹在辉煌的昨日与灿烂的明天之间，一边是过往成就带来的满足，另一边是对未来的激动期盼。

右侧的门突然开了，小秘书和一个男人走出来。

他仍然靠在温暖的墙面上，望向远方的街道，以侧脸对着他们，摆出一副在等人的模样。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肩并肩走远了。他们走了将近一分钟，他尾随在后。

她穿着牛仔裤、薄外套和平底靴，长长的鬈发在阳光下显得比之前更红。他感觉这对情侣之间的气氛有点紧张，因为他们没有交谈。

他看人的眼光很准。昨天那个姑娘就是在他细致观察后被他钓上了钩，死在浸满鲜血的粉红色浴巾之间。

他尾随他们走下长长的居民街，双手插在裤袋里，缓步向前，仿佛要去商店买东西般从容。在灿烂的朝阳下，他的墨镜并不显眼。树木在春日的微风里轻轻摆动枝叶。前方的恋人走到街道尽头，向左拐上宽敞繁忙的大道，道路两旁都是办公楼。高层的平板玻璃窗在他的头顶上方闪闪发光。那两个人走过了伊灵市政厅的大楼。

小秘书的室友——也可能是男友，外表整洁，从侧面看过去有个方下巴——开始对小秘书说话。她简短地回了一句，没有笑。

女人都卑鄙，爱欺负人，肮脏又矮小。一群阴沉的婊子，希望男人去取悦她们。她们死在你面前，一脸空洞地躺着，才会变得纯洁而

神秘，甚至称得上美好。只有到了那时，她们才属于你，不会再辩解、挣扎或离开，就在那里任你摆布。昨天那位就是这样。他把她放空血，尸体沉重而瘫软。他的等身玩偶，他的玩物。

他跟着小秘书和她男友穿过人头攒动的阿卡迪亚购物中心，在他们身后左右穿行，就像鬼魂或神灵。周六的购物人群看得到他吗？还是说他已经彻底变身，拥有双重生命，获得了隐身能力？

他们在公交站停下。他站在不远处，假装在看旁边的咖喱店，看杂货摊上的水果堆，看报刊亭窗前威廉姆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模样的面具，但其实是在观察他们在玻璃上映出的影像。

他们要上八十三路公交车了。他的口袋里没多少钱，但他太享受观察小秘书，还不打算就此结束。他跟在他们后面上了车，听见那个男人提到温布利中心站。他买了票，跟着他们爬上公交车二层。

这对恋人在公交车最前排找到挨在一起的空座位。他在不远的位子上坐下，挨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怏怏不快地移开她的数个购物袋。他们的声音偶尔会压过其他乘客的低沉交谈声，飘到他的耳畔。小秘书不说话的时候，就扭头望着窗外，脸上没有笑容。他很确定，小秘书一定不想去他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小秘书抬手撩开眼前的一缕发丝，他注意到小秘书手上的婚戒。这么说，她快要结婚了……她以为自己真能结婚呢。他把脸藏在竖起的夹克领里，藏起脸上隐约的笑意。

温暖的正午阳光通过车窗，倾泻而入。一群男人上了车，占领他们周围的空座。有两个男人穿着红黑相间的橄榄球队队服。

他突然觉得持续一天的灿烂光辉变暗了。那些队服上印着弯月和星星，与一些他不喜欢的事物有关。那队徽会让他想起从前，他那时还没觉得自己如神明般无所不能。他不想如此快乐的一天被糟糕的回忆污染，但之前高涨的情绪已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动怒了——那群人里的一个少年不小心对上他的目光，立马警惕地转开头。他站起身，走向台阶。

一位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紧抓着车门边的立杆。他感到一股怒

火从腹部蹿上来：他本来也会有个儿子。或者说，他本该到现在还有儿子。他想象自己的孩子站在身边，抬头望着他，崇拜他——但他的儿子早就没了，全怪一个名叫科莫兰·斯特莱克的男人。

他要报复科莫兰·斯特莱克，让他饱受折磨。

他在人行道上站稳后，抬起头，透过公交车的前窗，望了金发小秘书最后一眼。他们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再次相见。这个想法让萨拉森人队队服引起的怒火平息了一些。公交车轰隆隆地开走，他掉头往相反的方向步行，边走边安慰自己。

他的计划完美无缺。没人知道，没人怀疑。家里的冰箱里还有件非常特别的東西在等着他。

A rock through a window never comes with a kiss.

Blue Öyster Cult, 'Madness to the Method'

打破窗户的石头永远不会带着亲吻。

——蓝牡蛎崇拜乐队，《疯癫做法》

罗宾·埃拉科特二十六岁，订婚已超过一年。婚礼本来应该在三个月前举行，但她未来的婆婆突然去世，婚礼只能延迟。在过去三个月里，发生了太多事。她忍不住想，婚礼如果如期举行，她和马修会不会相处得好一点？她手上的蓝宝石订婚戒指有点松了，她现在如果也戴着金色的婚戒，他们吵架的次数会不会少一点？

她挤在周一清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人群里，头脑里正在重放前一天的争吵景象。他们去看了橄榄球赛。但他们出家门之前，争吵的种子就已经埋下。罗宾和马修只要是和萨拉·夏洛克和她男友汤姆一起出去，就会吵架。球赛进行时就在酝酿的争吵持续至凌晨时分，那时，罗宾再次指出一个事实。

“是萨拉没事找事，看在老天分上，你看不出来吗？是她追问他的事，问个没完，不是我想讲……”



托特纳姆法院路地铁站周围没完没了地修路，切断了罗宾去丹麦街私人侦探事务所上班的路线。她在一大块瓦砾上差点摔一跤，心情变得更差。她蹒跚两步，找回平衡。横在她面前的是一道深沟，里面站满戴着安全帽、穿着荧光服的男人。他们不怀好意地冲她吹口哨，叫喊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她涨红着脸，无视他们，甩开眼前红金色的长发，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萨拉·夏洛克身上，还有她追问的那些关于她老板的狡猾问题。

“他有种奇怪的吸引力，你说呢？看起来有点颓废，但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他身材性感吗？个子不矮吧？”

罗宾努力用冷淡的语气回答，注意到马修的下巴绷紧了。

“办公室里只有你们两个？真的？没别人了？”

婊子，罗宾心想。她从来没能在萨拉·夏洛克面前保持自己与生俱来的好脾气。萨拉绝对是故意的。

“他真的是在阿富汗受的伤？是吗？哇，这么说，他还是个战争英雄？”

罗宾努力阻止萨拉一头热地赞颂科莫兰·斯特莱克，结果徒劳无功。球赛结束后，马修对未婚妻的态度已经非常冷淡。但在他们从维卡拉格路体育场回家的路上，那股不快并没阻止他和萨拉一起开怀大笑。而汤姆——罗宾觉得他既无聊又迟钝——也在旁边跟着吃吃发笑，对涌动的暗流浑然不觉。

罗宾走在正在修路的沟里，被周围的行人推来挤去，好不容易抵达路对面的人行道。她穿过中央大厦如格子般的石墙投下的阴影，想起凌晨争吵最激烈时马修说的话，又生起气来。

“你就是他妈的没法不提他，是不是？我都听见了，你对萨拉——”

“不是我提起来的，是她，你有没有听我——”

马修开始模仿她，用那种象征愚蠢女性的高嗓音：“‘哦，他的头发好可爱——’”

“看在老天的分上，你简直是个该死的妄想狂！”罗宾喊道，“那

是萨拉在不停地说雅克·伯格那该死的头发，没说科莫兰，我只是说了一句——”

“‘科莫兰可不是——’”他用同样的愚蠢高嗓重复道。罗宾转弯拐上丹麦街，感受到和八小时前一样的怒火。当时她怒气冲天地走出卧室，决定睡沙发。

萨拉·夏洛克，那个该死的萨拉·夏洛克，是马修的大学同学。她曾经费尽心思地想抢走马修，让他离开罗宾，那个留在约克郡的姑娘……如果这辈子再也不用见到萨拉，罗宾会欢欣鼓舞。但萨拉会出席他们定在七月的婚礼，之后毫无疑问还会留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里，阴魂不散，说不定哪天还会想办法钻到罗宾的办公室，亲自见见斯特莱克——如果她表现出的兴趣是真的，而不只是为了造成罗宾和马修不和。

我绝对不会把她介绍给科莫兰，罗宾决绝地想，走向办公室所在大楼的大门。门外站着个快递员，快递员双手戴着手套，一手拿着签名板，一手拿着一个细长的长方形包裹。

“是寄给埃拉科特的吗？”罗宾走到可以和他说话的距离内，问道。她在等一批象牙色纸板包装的一次性相机，相机将作为婚宴上的小礼品。她最近工作时间太不规律，在网上买东西，在办公室收货方便些。

快递员点了点头，向她递出签名板，没有摘下摩托车头盔。罗宾签了字，接过细长的包裹。包裹比她预想得沉得多。她把包裹夹到腋下时，似乎有个很大的物体在里面滑动了一下。

“谢谢。”罗宾说，但快递员已经转过身去，抬腿跨上摩托车。罗宾听着他发动摩托车而去，拉开门进了大楼。

楼里的鸟笼式电梯早就坏了。她走上绕电梯盘旋而上的金属楼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发出阵阵回响。她爬上楼，打开锁，拉开反光的玻璃门，玻璃门上刻着显眼的深色字：“C.B. 斯特莱克，私人侦探”。

她有意来早一些。他们已经被案子淹没，她想先完成一些文书工

作，再继续跟踪年轻的俄国大腿舞者。她根据从头顶传来的沉重脚步声判断，斯特莱克还在楼上的住所里。

罗宾把长方形的包裹放到桌上，脱下大衣，把衣服和手提包一起挂到门后的木钉上。她打开灯，接壶水烧上，伸手去拿桌上的拆信刀。

她想着马修是怎样拒绝相信她喜欢的是橄榄球侧卫雅克·伯格的浓密鬃发，而不是斯特莱克那头真的很像阴毛的短发，生气地把刀捅向包裹，划开封口，打开了纸箱。

箱子里侧放着一条女人的腿。因为空间不够，脚趾都向上翘了起来。

Half-a-hero in a hard-hearted game.  
Blue Öyster Cult, 'The Marshall Plan'

激烈比赛中的半吊子英雄。

——蓝牡蛎崇拜乐队，《马歇尔计划》

罗宾的尖叫声从窗户反弹回来，在室内激荡。她向后退去，盯着桌上的可怖物体。那条腿瘦而光滑，肤色苍白。她拆开纸箱，指尖划过肌肤表面，感受到那如冰冷橡胶的质感。

她刚用双手捂住嘴，止住叫声，玻璃门在她身后猛地打开。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的斯特莱克紧皱眉头，衬衫的扣子没系好，露出猩猩似的黑色胸毛。

“怎么——”

他顺着罗宾惊骇的目光望过去，看见了那条腿。罗宾感觉到他的手粗暴地抓住自己的上臂，把她带到门外的走廊上。

“怎么来的？”

“快递员，”她说，任凭他推着自己上楼，“骑摩托车。”

“待在这儿别动。我去报警。”

他关上门。罗宾一动不动地站着，心脏狂跳不止。罗宾侧耳听着他的脚步声回到楼下，嗓子里一阵泛酸。一条腿。有人送了她一条人腿。她带着一条腿浑然不觉地上了楼。装在包裹里的女人腿。那是谁的腿？这个人身体的其他部分呢？

她跌跌撞撞地走向最近的椅子，在装着金属腿的廉价塑料椅上坐下来，手指还紧按着麻木的嘴唇。她突然想起，包裹是指名寄给她的。

与此同时，斯特莱克正站在办公室窗边，低头俯视丹麦街，寻找快递员的踪影，手机举在耳边。他走回桌边检查那个打开的包裹时，已经打通警察的电话。

“一条腿？”侦缉督察埃里克·沃德尔在电话另一头说，“一条他妈的人腿？”

“不是我那条。”斯特莱克说。罗宾如果在场，他不会开这样的玩笑。他的裤腿挽了起来，露出充当右膝的金属杆。他听见罗宾的尖叫时，正在穿衣服。

他说话时注意到，包裹里的腿和他失去的那条一样，也是右腿。这条腿截断的地方也是膝盖下方。他举着手机，更仔细地观察那条腿，鼻孔里充满一股类似鸡肉刚化冻时的难闻气味。白种人的肌肤：光滑苍白，小腿上有块存在时间不短的淤青，腿毛刮过，但刮得不算彻底。留下的毛发颜色很淡，脚趾甲上没涂指甲油，看起来有点脏。截断的胫骨在周围血肉的衬托下，泛着冰冷的白色。切断处很利落，斯特莱克初步判断凶器是斧子或剁肉刀。

“你说是女人的？”

“看起来是——”

斯特莱克注意到，面前的小腿上有些伤疤。那是很久以前留下的疤痕，与分尸无关。

他在康沃尔郡度过了童年时代，那时，他有多少次在背对着喜怒无常的大海时被海浪打个措手不及？不熟悉大海的人往往会忘记大海的顽固和残忍。海水有如冰冷金属，蛮狠地打中人的身体，人总会吓

得魂飞魄散。斯特莱克在职业生涯中无数次面对、忍受并战胜恐惧，但这些古老的伤痕让他一时间惊骇得喘不过气，因为他这次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你在听吗？”沃德尔在电话里说。

“什么？”

斯特莱克断过两次的鼻梁离女人腿的断面只有不到一英寸。他想起一个女孩受伤的腿，他从未忘记过那幅景象……他上次见到这女孩是在什么时候？她现在多大了？

“是你给我打电话的。”沃德尔提醒道。

“嗯，”斯特莱克说，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我希望你能过来，但你如果不能——”

“我已经在路上了，”沃德尔说，“很快就到。老实等着。”

斯特莱克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到一边，仍然凝视着那条腿。现在他看见腿下面有张字条，字条是打印出来的。斯特莱克在军队里接受过侦查步骤培训，忍住想要扯出并阅读字条的冲动。不能污染法医物证。他摇摇晃晃地蹲下身，读起包裹上倒垂下来的地址单。

包裹的收件人是罗宾，他对此可一点也不高兴。姓氏没有拼错，打印在一张白色贴纸上，姓名下面是他们办公室的地址。这张贴纸下面还有一张纸。他眯起眼，决心不移动箱子分毫。他看到下面那张纸上写的收件人是“科莫兰·斯特莱克”，第二张纸上写的才是“罗宾·埃拉科特”。

对方为什么改了主意？

“操。”斯特莱克小声说。

他有些艰难地站直身体，拿起罗宾挂在门后的手提包，锁好玻璃门，上了楼。

“警察马上就来，”他说，把手提包放到罗宾面前，“喝杯茶？”

罗宾点了点头。

“掺点白兰地？”

“你这儿没有白兰地。”她说，声音微微沙哑。

“你找过了？”

“当然没有！”她说，好像对她会私自翻找他的橱柜这种假设很生气。斯特莱克不禁微笑。“只是你——你不是那种会存着医用白兰地的人。”

“啤酒怎么样？”

罗宾摇摇头，仍然笑不出来。

斯特莱克泡了茶，捧着自己的马克杯，坐到她对面。他的人就是看起来那样：大个子退役拳击手，抽了太多烟，吃了太多快餐。他有两道粗眉，一个被揍扁了的歪鼻子，不笑时面容阴沉，脾气似乎很坏。他茂密的拳曲黑发刚洗过，还没干透，又让罗宾想起雅克·伯格和萨拉·夏洛克。那场争吵仿佛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她上楼后，只短暂地想起过马修一次。她一点也不期待告诉马修今天发生了什么。他会很生气。马修不喜欢她为斯特莱克工作，更不喜欢今天这样的事。

“你看过——看过了吗？”罗宾喃喃地说，端起热茶又放下，一口都没喝。

“嗯。”斯特莱克说。

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那是一条被砍断的人腿。这件事太可怕，太恐怖，她能想到的问题似乎都太傻，太可笑：你认得出这条腿吗？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寄到这儿来？最重要的是，他为什么把这东西寄给我？

“警察会想了解那个快递员。”他说。

“我知道，”罗宾说，“我正在回想关于他的一切。”

楼下的门铃响了。

“应该是沃德尔。”

“沃德尔？”她警觉地重复。

“他是对我们最友好的警察，”斯特莱克提醒她，“待着别动，我去带他上来。”

在过去一年里，斯特莱克成了伦敦警察厅最不欢迎的人，但这并

不完全是他的错。媒体不厌其烦地报道他破案生涯里最为辉煌的两次胜利，警方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所以对他恨之入骨。但沃德尔在第一个案子里帮过他，也因此享有部分荣耀，所以两人的关系还过得去。罗宾没和沃德尔见过面，即便是在出庭时。她只在报纸的相关报道中见过他的照片。

沃德尔真人挺英俊，有一头浓密的栗色短发和巧克力棕色的眼眸。他穿着皮夹克和牛仔裤。他进屋时，沉思地望了罗宾一眼——目光飞快地扫过头发、身材和左手，在镶嵌着蓝宝石和钻石的订婚戒指上停留片刻。斯特莱克不知道自己是觉得好笑还是恼火。

“埃里克·沃德尔，”他低声说，露出斯特莱克觉得相当多余的迷人微笑，“这位是侦缉警长埃克文西。”

和他一起上门的是一位瘦瘦的黑人女警官，头发梳到脑后，绑成发髻。她冲罗宾短暂地一笑，罗宾不禁因为另一位女性的存在而感到安慰。然后侦缉警长埃克文西才四处打量斯特莱克的卧室兼客厅。

“包裹呢？”她问。

“在楼下，”斯特莱克说，从兜里掏出办公室的钥匙，“我领你们去。你老婆还好吗，沃德尔？”他一边带着侦缉警长埃克文西往门口走，一边问道。

“关你什么事？”督察回嘴。他在罗宾对面坐下，摊开笔记本。让罗宾感到安心的是，他很快收起那种她暗自比喻为教导员似的态度。

“我走到这儿时，他就站在大门外，”沃德尔问起人腿被寄来的经过，罗宾如此描述，“我以为他是个快递员。他穿着黑色皮衣——一身黑，只是夹克的肩膀上有些蓝色条状图案。头盔也是黑的，面罩放了下来，是反光镜面面罩。算上头盔，他比我高四五英寸。”

“身材呢？”沃德尔做着笔记，问。

“要我说，挺壮的，但应该也有夹克的缘故。”

斯特莱克回来，罗宾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到他身上。“我是说，不是——”

“不是老板这种死胖子？”斯特莱克听见前面的部分，接了话。沃



德尔从不会放过挖苦斯特莱克的机会，听到这话，小声笑起来。

“他戴着手套，”罗宾说，没有笑，“骑摩托用的黑色皮手套。”

“他当然会戴手套，”沃德尔说，又记下一条，“我想你大概没注意那辆摩托车吧？”

“是辆本田，红黑色的，”罗宾说，“我注意到车徽了，像翅膀。我猜排量是七五〇。车挺大的。”

沃德尔显得既惊讶又佩服。

“罗宾是个车迷，”斯特莱克说，“开起车来像费尔南多·阿隆索。”

罗宾暗自希望斯特莱克别这么兴致高昂。楼下有一条女人的腿，她身体其余的部分在哪儿？她可不能哭。她每天应该多睡会儿。可恶的沙发……她最近在那沙发上睡过太多次了……

“他强迫你签字了？”沃德尔问道。

“算不上强迫，”罗宾说，“他把签名板递过来，我就自动签了。”

“板上是什么？”

“看起来像送货单……”

她闭上眼睛，努力回忆。那张表格看起来挺粗糙，好像是用手提电脑随便制作出来的。她这么说了。

“你在等包裹吗？”沃德尔问。

罗宾提到婚礼用的一次性相机。

“你接过包裹以后，他做了什么？”

“他上车走了，去查令十字街。”

有人敲门。侦缉警长埃克文西出现在门口，拿着斯特莱克之前发现的压在人腿底下的字条。现在它装在证据袋里。

“法医鉴定组来了，”她告诉沃德尔，“包裹里有这张字条。不知道上面的话对埃拉科特小姐是否有意义。”

沃德尔接过装在塑料袋里的字条，扫了一眼，皱起眉。

“胡言乱语，”他说，随即念出声来，“‘A harvest of limbs, of arms and of legs, of necks, 手脚的丰收，胳膊和腿的丰收——’”

“‘——that turn like swans, ——转动的天鹅绒般脖颈的丰收’。”斯